

# 膽石

馮輝岳

玻璃珠滾到床下，我匍匐著身子爬進去找尋，拉扯的蜘蛛網，黏得我一臉都是，玻璃珠沒找著，卻在角落發現一個橢圓的石頭。它，不很大，我的兩掌剛好可以握住，我拿著它到客廳玩，母親看見了，問我石頭打哪兒撿來的。

我說：「床鋪底下啊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你的膽石哪！怎麼可以拿出來玩？」

聽到母親責備的口氣，我趕緊抱它回房，讓它回到床下的家。它，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卵石，灰褐的外表，布滿細細的坑洞，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它是我的膽石？我的膽子有這麼大嗎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叔母替剛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洗澡，才知道石頭怎麼變成膽石的。那天，陽光出奇的暖和，叔母把溫水倒入一個大盆裡，抱起小弟弟坐在盆邊，先試一試水溫，沾一沾水，再拍一拍小弟弟的胸，拍一拍小弟弟的背，輕輕搓洗他的小身子，小弟弟乖乖的浸在盆裡，好像很舒適的樣子。叔母一邊洗一邊念著什麼，洗了一會，只見她一手拿起盆底的石頭，打小弟弟的胸前滾過——其實只是做個樣子，根本沒碰著身體。叔母把小弟弟抱回床上，擦乾他的身子，順手將盆裡撈起的石頭往床下滾去，叔母說那就是小弟弟的膽石，他不會再那麼膽小了。

以後，到同伴家玩，我都要求看看他們的床下。在手電筒的照射下，膽石一一現形，每家的床下都有哩！阿海的母親生了七八個小孩，他家的床下布滿大小不一的膽石，我問阿海哪個是他的，他也分不清。我們幾個玩伴中，要算阿貴的膽石最大，好像一個柚子，可是，每次碰到旺伯母的鵝群，跑得最快的都是他；阿坤的膽石小得像雞蛋，但是他敢偷挖順叔的番薯，還敢偷摘杏叔母的橘子。